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詩補傳卷四

逸齋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衛世子共伯之死史記以為其弟和以賂襲攻共伯自殺今詩序第云蚤死不言被簒之事和即武公倘有攻兄之惡衛人豈得以為賢謂之睿聖武公當以

經證史之誤序言父母欲奪而嫁之詩只言母也天只蓋欲奪其志者母也亦猶鄭莊公不勝其母將仲子之詩以為父母之言古人發言多如此曰奪曰誓曰絶皆見其守義甚確之意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不宜為舟以其質易敗也兩髦者髮至眉幼時之

飾髧者髮垂之貌詩曰無非無儀則儀者婦人之善也又曰求爾新特則特者婦人之異也矢誓也慝邪也共姜欲拒父母故自謙下以爲質之不美而嫁爲世子之妻誓之以柏爲舟在彼河之中河之側尚懼其易敗豈宜他適喻已以易敗之舟當置之不用之地不可復嫁也守義既堅必毀其容飾不事膏沐往往去髮至眉爲幼時之狀以明其誓今人亦多倣傚爲此共姜自謂爲此兩髦之飾在他人有夫者固不

當然實爲我之儀善實爲我之特異故以死誓其靡他靡慝也父母欲嫁我恩則如天但不能諒我之心耳皆絶其父母之辭或以兩髦爲指共伯儀特皆訓爲匹竊謂不然共伯既爲世子且死矣其妻豈宜復以童幼命之㥄然未亡人亦豈宜言及匹偶之事皆非詩人之本意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宣姜不能正其始故為人所窺侮亦不能正其終左傳謂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昭伯即公子頑昭伯之惡似其先君必曰齊人使之以見宣姜為人所窺侮謂宜其為此也曰不可强之以見不能正其始故終不得而卻也昭伯雖非君而宣姜君之母也上行之下效之昭伯既非君故不曰刺其君而曰刺其上也國人疾之又甚於惡之蓋惡之者不樂其事疾之者直欲除去之也此為惡輕重之辨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茨以喻公子頑牆以喻君之母茨生於牆宜可埽除而不可者慮傷於牆耳謂公子頑之惡可去而慮傷君之母也木交積曰冓又十秭曰冓亦積數之多也謂宮中積有多言不可道之於口道之則可醜也二

章三章皆同襄謂反覆除之束謂束縛去之詳謂詳言之讀謂讀誦之長猶言其說甚長辱猶言適足為辱國人疾之之意每每有加詩人之言多然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衛夷姜宣姜皆謂之夫人皆有内亂之醜其失事君子之道一也是詩偶繼牆有茨之後故說者以為宣

姜以小君為人君雖無它證理亦可通自宫中稱之亦可謂之人君矣宣姜無夫人之德以稱夫人之服其不得與君子偕老宜哉故詩陳古義以刺之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加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副者夫人祭服之首飾笄者銜笄垂於副之兩旁其下以紞垂瑱者是也珈以玉為之又以飾笄其數以六意其下王后一等此所謂服飾之盛也詩人謂昔

之夫人所以能與君子偕老被服副笄六珈之貴以奉祭祀者以其德見於容委委然婉順佗佗然和易其立如山其潤如河象所被之服得其宜稱今宣姜無淑善之德何以稱其服也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編列他髮為之亦有副貳之意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真忍髮如雲不屑蘕郝髢第也玉之瑱吐殿也象之揥勅帝也揚且疽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鮮盛也翟褕翟闕翟也畫雉之形以為飾或謂之翟瑱以塞耳以玉為之揥以摘髮以象為之詩人謂昔之夫人被以翟衣副以瑱揥其髮之鬒而黒如雲之狀不用髢而自美其眉目之間廣揚晳白人之望之如天帝之可敬亦以德之稱其服耳且語助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顔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院也瑳亦鮮盛也展即展衣也詩人謂昔之夫人被丹縠

之展衣蒙縐絺於外紲繫也袢衣無色也謂以是而自斂飭也清謂目視清明揚謂眉目之間廣揚顔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為媛誠得此有德之人然後可為邦之美也始終言德容之盛蓋有諸中形諸外也一章微言子之不淑後二章不復言鄙之之意見於言外也所謂詩不可以言語求必將深觀其意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信乎善言詩者也是詩三

章皆賦也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衛宣公父子所為如此可謂公室淫亂也公室至男女相奔一時風俗可想而見桑中所刺乃專指世族在位者相竊妻妾期於幽遠之地共為淫僻之行在位者如此安得有政以率民宜乎政散民流無以禦之序詩者首言公室蓋推本而言之也

爰采唐矣沬_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_腰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女蘿也麥榖名葑菜名沬衛邑即紂所都之沬邦也姜氏弋氏庸氏皆世族也桑中桑田之閒也上宮城中之宅也淇衛之水名也采唐采麥采葑蓋男女

托此以相求始期約於桑田之外終要入於城中之居可謂期於幽遠矣然三章皆言送乎淇上則異於流蕩而忘返者上雖無政以正民而民知自返此聖人之所取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牆有茨之醜公子之罪為大君母次之此詩以鶉鵲為喻亦兼指二人序止刺宣姜不及公子頑蓋所謂不可道也然鶉鵲之不若則頑固在其中矣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姜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鵲之彊彊

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鶉不亂其匹所以奔奔然喜鬬者惡其亂匹而鬬也

鵲不淫其匹所以彊彊然難偶者傳枝受卵故能不

淫也令人之不善信鶉鵲之不如矣我以為兄指公

子頑蓋實衛公之兄也我以為君指宣姜蓋姜實衛

之小君是詩二章皆興而賦之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

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衛懿公為狄所敗宋桓公以衛之遺民立戴公廬於漕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齊桓公於是率諸侯攘夷狄而城楚丘文公始能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而不妨農得其制而不越禮故百姓說之作是詩道其興廢植仆致國家富盛之實衛之民至是其有瘳乎封滅二字義見木瓜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定之方中謂夜視營室之中以為興作之始揆之以日謂晝度日景之正以知鄉背之宜宮室雖互言以協音韻先宮而後室亦有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之意榛栗果之嘉者可以備籩實可以為女贄椅桐梓漆皆木之材者可以為罷用止言爰伐琴瑟蓋舉其用之重可備禮樂者以言之耳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於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虚故墟也堂衛邑也楚即楚丘也景山以大而得名商之故都也京髙丘也衛在商畿内謂升故虚以望喜楚之旁邑及景與京之髙大則知地勢之勝也降觀於桑田之間見其地之美沃謀之龜則言其吉終焉信其為善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

心塞淵騋牝三千

靈雨時雨也時雨發生若神靈然倌人主駕者也馬七尺曰騋謂時雨既降帶星命駕說於桑田之閒所以訓農也於是百姓說之歎美其君之德謂非可以常人而論吾君其操心之塞實淵深無他嗜好一意於富國舉馬而言其高大而牝者至三千之多則所以致此者乃塞淵之效也左氏傳言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特舉其成數詩人言騋牝

三千美之之言必夸不必求其實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蝃丁計蝀都動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蝃蝀之詩謂之止奔則衛人有厭亂者矣序詩者遽以道化許之蓋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衛文公以道化其民雖與文王道化行相遠然敬教勸學春秋賢君有所不能宜乎化民有恥亦幾於惡無禮之氣

象曰國人不齒則淫奔者少而厭亂者多亦可尚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爾雅曰蝃蝀虹也釋者曰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霓陰陽交會之氣也淮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虹淫氣也文中子曰至治之世則虹不見蓋地氣還矣天氣不復於是成虹虹天之淫氣也詩人以其雌雄雙出故以喻淫奔然其出非早則暮早則朝陽射之故在西暮則夕陽射之故在東其

實皆淫氣暈日而成也詩人專取在東者為喻蓋東又為陽方而淫氣雙見尤為可恥至不以手指之疾之之甚也遂以禮曉之曰女子自有適人之道豈終在父母兄弟之家何為淫奔而犯禮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毛氏曰隮升也從旦至食時為崇朝鄭氏曰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自然應曹風候人曰薈兮蔚兮南山朝隮毛氏曰薈蔚雲興貌隮升雲也鄭氏曰

薈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為大雨然則隮為升雲明矣獨鄭司農釋周官十煇誤以隮為虹故後之說詩者亦以朝隮於西為虹夫虹固能見於西方而詩人止言隮不及虹者葢此詩一章既戒其淫奔二章則告以正禮謂隂陽之氣和則雲升而成雨乃雨之正也蝃蝀乃淫氣相干而暴雨故易解散是以虹見則雨止世以虹為截雨虹非截雨也淫氣相干勢不能久故虹見則雨止有違禮茍合則離必速之象

若雲氣朝升於西則崇朝雨必至矣此陰陽和之雨也喻以禮約昬則可成矣何必淫奔如虹氣相干而雨也故又以禮曉之曰女子自有適人之道豈終在父母兄弟之家邪父母兄弟先後互言以協音韻非有他義

乃如之人也懷昬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國人謂信者人之所以立不可棄也命者天之所賦予不可違也乃如淫奔之人第以昬姻爲懷詭譎相

誘豈有信誓可守悖理而行豈知命分之正國人之
言能知信與命則被上之化亦至矣是詩三章上二
章比而賦之也卒章賦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
之化無禮儀也
商之餘俗更文武至成王猶在則宣公之化豈文公
所能遽革然文公一能正其臣則在位無禮儀者已
為詩人所譏刺信乎惡之漸者雖深而善之所感者

亦速此相鼠之義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視也鼠雖微物猶有皮以被其外猶有齒以養其內猶具四體以全其形今在位之人無威儀容止不知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是人不如鼠也人而不如鼠縱未即死亦何所為亦何所俟不若速死之為愈也

疾惡之甚如此以見清議之不可犯遷善改過不可不力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樂取諸人為善虞之所以為盛帝善人是富周之所以為顯王為人君而好善固為可美未若為臣下而好善尤為可美也故鄭武公善善之功詠之於詩一介臣之休休有容載之於書子游為武城宰孔子問

之曰女得人馬爾乎樂正子為政孟子以為好善優於天下蓋為臣子而不好善則嫉賢忌能俾之不達人君雖有好善之心亦沮格而不行此干旄之樂告所以美衛之臣而不言文公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干旄干旌蓋分而言之以協音韻其實皆旟也注旄於竿首謂之干旄鳥隼為旟謂畫鳥隼以為飾析羽為旌謂析夏翟之羽以為緌周官司常曰州里建旟釋之曰縣鄙鄉遂之官大司馬曰百官載旟釋之曰卿大夫也是詩明言干旟以見衛之内外臣子皆好善載孑孑然特出之旟皆有注旄析羽之干或就浚郊或就浚都或就浚城言訪善人之廣無内外遠近之弗及也素絲良馬聘善人之禮也紕之者織之始

也組之者織之成也祝之者既成而斷之也好善之意既勤故素絲織組始成即斷取以行禮也始者良馬四之既而五之既而六之禮加厚而意無已也孔子遇程子命取束帛以贈先生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此古之臣子得用束帛車馬為禮之證也彼賢者見其好善之勤自相謂曰衛之有美德之臣子既建旄以訪我又有禮以將之所以待我者厚矣我將何以畀之乎何以予之乎何以告之乎謂不足

以副其求賢之意如此則所聞之善言善行必罄竭以語之矣此所謂樂告以善道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彦下同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載馳泉水皆既嫁之女思歸宗國能顧義遵禮止其私心其孝愛不忘本有葛覃之風故聖人有取焉此

詩言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不能救婦人念慮及此有烈丈夫之志尤可尚也其詩編之衛風蓋夫人作此以寄其兄戴公采詩者得之衛地宜為衛詩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弔失國曰唁漕衛東邑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夫人自有志於馳驅歸衛故其言謂雖在禮得以遣大夫跋涉而歸寧終不足解我心之憂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夫人謂許人爾既不以我欲歸衛為善使我不能反其國濟其難盍亦反而思之視爾之家或有急難不臧之事其心如何則知我心之欲歸果不為遠於人情果不能閟而不發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可以療鬱結之疾夫人思歸不得自如中懷鬱結故欲采蝱以療之既而自謂我女子所懷之事尤難祛除非藥所能療亦欲各行其志耳許人何為以我為過豈皆稺幼狂惑不能知我之志乎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於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芃芃方盛貌控持也極至也夫人思歸之時適當麥

之方盛故思歸行其宗國之野見芃芃之麥又欲持宗國顛覆之事告於大邦但未知何國有因何國可至耳於是又語大夫君子曰無以我為有過雖百方為我致思終不如我心之所之在於宗國也誦其詩者非特見其孝愛之深亦可知其止乎禮義徒有其言不敢自恣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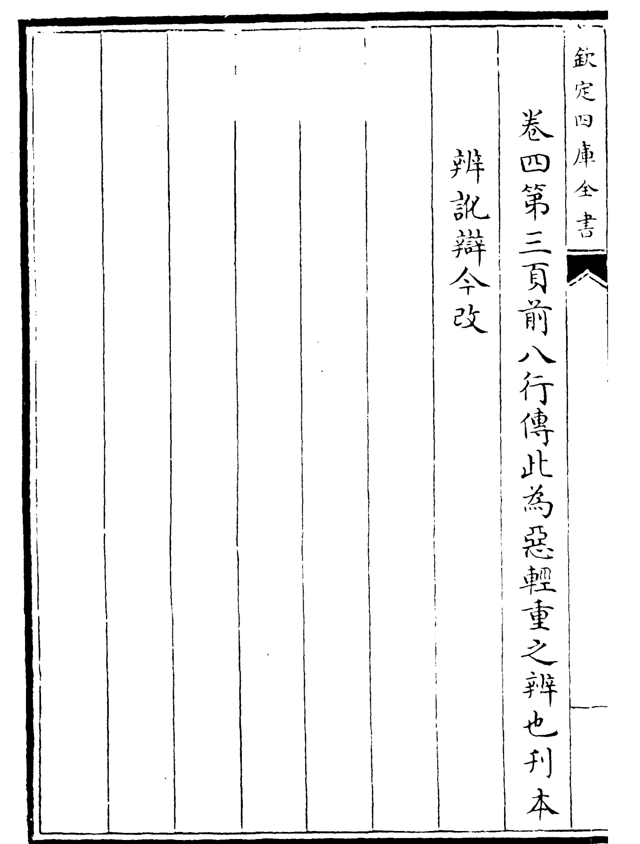
詩補傳卷四

謹按卷三第十四頁前五行詩序大夫久役刊本久訛夕今改

第十六頁後六行經濟盈不濡軌刊本軌仍依別本作軌據此傳音訓當作軌下同今並改

第二十三頁後四行傳晉滅赤狄路氏刊本路訛潞據左傳改

第三十八頁前二行經註汎汎其景音影刊本影亦作景今改



卷四第三頁前八行傳此為惡輕重之辨也刋本辨訛辯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李春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補傳卷五至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二十八　經部

詩補傳卷五

逸齋

衛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淇奥之序取詩之數語以形容衛武公之德曰有文章即詩之有匪君子也曰又能聽其規諫即詩之如切如磋也曰以禮自防即詩之如琢如磨也曰故能

入相于周即詩之猗重較兮也舉此而言誰謂詩序不可信哉武公之德信能如此則史記所載襲攻其凡之事疑無其實矣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於宜有匪君子如切如磋七河如琢如磨瑟兮僩遐板下同兮赫兮咺況晚下同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況元下同兮

淇衛水名奥水傍之隈也淇多美竹漢書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盛也有匪文章也匪與斐同周官

以爲且其匪色禮記則以爲有斐君子治骨角曰切
磋治玉石曰琢磨詩人謂武公之德見於文章者如
其竹之始盛由切磋琢磨之致然切磋者以利器攻
骨角而成其文喻武公能受人之規諫以成其德也
琢磨者以玉石就錯礪而成其器喻武公以禮自防
而成其德也大學以切磋爲道學謂道之以學與道
問學之意同正利器攻骨角之喻也以琢磨爲自修
謂自知修省與内自省之意同正玉石就錯礪之喻

也武公能資諸人盡諸已者如此所以内而能恂慄知其志氣之有立也故曰瑟兮僩兮外而有威儀知其聲聞之不息也故曰赫兮咺兮自非盛德至善何以有此文章宜民之愛之終不能忘也説瑟兮僩兮者以為矜莊寛大説赫兮咺兮者以為赫赫宣著旣與大學之義不同且矜莊與寛大相反則知僩非寛大也赫赫與宣著無異則知咺非宣著也葢能矜莊則志氣自然僩兮有立有威儀則聲聞自然咺兮不

息荀卿曰陋者俄且僩釋之者引說文曰晉魏之間謂猛爲僩蓋懦則無立猛則能立事恂信順也慄莊慄也武公信順而莊栗有寛而栗柔而立之氣象故知其志氣之有立也說文與字書皆謂朝鮮以兒啼不止爲咺蓋衆口咺然譽武公之善而不止也武公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得令聞長世之道是以令名之起人爭與之故知其聲聞不息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子丁有匪君子充耳琇瑩營會古外弁

皮變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青青茂盛貌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用玉瑱諸侯以石會弁皮弁之會縫也詩人謂武公之德如淇竹之茂盛瑱以琇瑩冠以皮弁飾以玉璂如星之燦以見德之稱其服也申言志之有立名之不息德善之不可忘蓋美之之意無已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如簀密盛也猗倚也重較卿士之車也周官輿人釋之曰較兩輢上出式者蓋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三寸古者立乘故常憑較應爲敬則垂手以憑式故首得俯較旣出于式上故曰重較詩人謂武公之德如淇竹之密如金錫之精如圭璧之美有寬綽之容乘重較之車入相於周人以爲宜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謂雖燕閒談噱亦有可觀而無過也始言猗猗中言青青卒言如簀以言德之彌盛也始言瑟兮僩兮

赫兮咺兮張而不弛也卒言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弛而不張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詩人之美武公可謂盛德至善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必其無好善之心故賢者甘于退處此干旄之反也孔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而無悶既曰無悶則説是詩者第當言退處之樂不必謂誓不出仕亦不必謂不能忘懷蓋詩人方詠其退

處而樂謂其能不怨上之不用誠爲樂天知命若又言其誓不出仕不能忘懷則異于無悶之說矣

考槃在澗碩人之寛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擊也槃器也謂擊器以爲樂也澗山水之間也曲陵曰阿高平曰陸寛謂襟抱之寛博也薖草也猶言在草野軸卷也猶言卷而懐詩人謂遯世之士擊器

于澗于阿于陸自得其樂自非襟抱寛博安於草野知卷而懐之之道何以有此樂也言謂言語歌謂歌詠宿謂止宿皆以獨言之葢詩人指所見之人未常有朋儔也皆以寐寤言之以其寐寤之間得以自如也永矢弗諼自誓不忘此樂也永矢弗過自誓不復他往也永矢弗告自誓不以此樂語人也矢雖有二訓若訓以陳則不可加以永字自誓而必以永言有終焉之意此所謂無悶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作碩人之詩者謂莊姜不見荅以致無子故閔而憂之詩之所陳初不及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之事序詩者推本言之謂莊姜所以不見荅者由此耳莊姜之賢即燕燕日月終風之詩可以想見是詩亦不及其賢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

侯之姨譚公維私
碩大也猶言大人葢男子婦人有德者之通稱也頎長貌錦衣而加褧禮所謂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此言莊姜德稱其服也以齊侯之子嫁爲衛侯之妻傳所謂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其尊同此言莊姜宜爲配也東宮太子之宮以明莊姜爲齊太子同母之妹也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此言莊姜之所出於親戚皆貴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茅之始生者曰荑手實似之脂之凝者曰膏膚實似之蝤蠐木中之蝎以比領之潔白瓠犀瓠中之瓣以比齒之整齊螓之首額廣而方蛾之眉細曲而長笑之巧而輔頰動謂之倩目之美而黑白明謂之盼此言莊姜容體之善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

夫夙退無使君勞

敖敖長貌說說駕也農郊近郊也四牡駕車之四馬也朱幩四牡之飾也翟茀夫人之車以翟羽為茀蔽也莊姜始來自齊說駕于近郊其四牡則彊壯而驕其朱幩則鑣鑣而盛其駕車以朝也國人皆樂得以為之配遂語于諸大夫使蚤退朝無以政事勞君蓋甚樂君之得賢配也召南之詩人視王姬之車而知其有肅雝之德此章言國人見莊姜之車馬遂樂之

如此其至亦必有道矣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洋洋大也活活流貌罛魚罟也濊濊施罟之聲鱣鮪大魚也發發魚大之狀葭蘆也菼亂也施罟者之所資揭揭長也此章以河之流喻齊國之盛大以施罟喻莊公求昏於齊以鱣鮪喻莊姜來歸於衛以葭菼喻親迎禮容之盛又有姪娣之媵謂之庶姜孽孽而

衆多送女之大夫謂之庶士朅然而武壯此言莊姜來歸之始無一不如人意奈何莊公之惑不見荅而使之無子其閔而憂之婉其意於言之所不及此其所以爲風刺與是詩四章一章三章皆賦也二章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花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偶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當禮義消亡之時而失身之女能道反正之言故序詩者以為美然淫泆在初反正在終雖悔亦何及詩人之意亦欲人知戒其初而已然其初為淫風之所感乃上之過其終乃斯人之自能悔悟於衆醉之中忽聞道醒者之語則序詩者加以美之一字未可訾也刺淫泆而謂之刺時則繫之於上者可知矣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此章記其初蚩蚩無知之氓抱泉布而來從我貿絲其意非爲絲也即欲謀我爲室家耳是時必有謀昏之言詩之所不及不然安得已有從之之意遂送其去涉淇水之外至於一成之頓丘是時必有迫促之言亦詩之所不及不然安得遽有無良媒無我怒秋以爲期之約然此亦悔悟之後追道前日之事故有是語耳使其初能覺其非爲絲而爲我謀又能知無良媒爲非禮安肯輕從其約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此章記其相諾之後踐其初約既不以禮昏姻不敢遵大路而行從垝敗之垣以出入望前日氓所復歸之關其未見也泣涕漣漣而悲其既見也則載笑載言而喜是時爾卜之龜爾筮之蓍其卦兆之體以爲無咎遂以爾之車來遷我之賄何爲有今日之相棄此亦追悔之言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説也女之耽兮不可説也

此章深悔前日之苟合以爲後人之戒謂桑未落之時沃若而潤澤嗟爾之鳩無愛其沃若而遂食其葚以喻男子情意盛時亦如桑之沃若嗟爾女子無愛其情意而與之耽樂言其終必爲患盖鳩食桑葚過則必醉女與士耽久則必棄謂士之耽猶可説女之耽不可説者乃女子甚鄙其夫而自惜其身之言若

曰彼男子爲非亦何足道我女子一失不復可言矣

非眞以男子爲可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

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此章怨其夫之相棄而自述其勞苦也謂男子情意

既衰如桑之黄而落矣故棄我而不恤爾殊不思自

我往爾家三歲之間窘于衣食雖淇水湯湯而盛我

與爾牽車往來漸其帷裳不敢憚其勞苦今我未嘗

有差爽而爾自不一其行由爾之心罔中故二三其德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此章亦述其勞苦而自傷也謂我三歲爲爾之婦不敢以室家之事爲勞先衆人而起後衆人而卧無一日不然今爾家事亦既遂矣遽加我以暴兄弟不知我之不得已而復歸但咥然而笑其前日之失靜言

思之亦自痛悼耳誰復憐哉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此章乃反正之言也謂我之嫁爾本期偕老今既老矣乃見棄而使我怨彼淇水則有岸原隰則有泮何女子之身乃無泮岸如此追念總角始笄之時晏樂相從晏晏安也謂安然言笑旦旦明也謂成此明誓我實無知不能思爾之反復以致今日彼時反復之

不思今亦何及矣據卒章乃老而後見棄而中間二章既言三歲食貧又言三歲為婦似若止嫁三年而見棄者意此婦人初嫁之時其夫貧窶此婦人以遷去之賄經營生理三歲之間即見其效家事遂意不復如向者之貧故以為言耳若止為婦三歲而見棄不得為老使我怨也是詩六章間有比興之言其實皆賦也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

竹竿衛女之思歸視泉水載馳其情為尤切泉水之

詩止為父母既終于禮不得歸寧非有他故載馳之

詩以宗國顛覆不得歸唁其情巳切然未若適異國

而不見荅利害廹于身故其情為尤切莊姜不見荅

亦能自克竹竿之衛女其莊姜之徒與在異國而思

衛列之衛詩豈以是而寄宗國采詩者得之衛地與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

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

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籊籊長而殺也以竹竿而釣于淇乃兒童遊釣之所衛女思歸而不得故思幼時出遊見儕輩兒童出遊而釣今欲復見而不可有不忘本之氣象謂我豈不思爾淇水遊釣之樂以道遠莫能致耳不言遠禮而言道遠尚其私情未克也既而思泉源在其左淇水在其右亦舊時遊觀之可樂者今我為女子既有行

而適異國當遠父母兄弟雖欲復徃有不可者此乃以禮自克之言也于是申言幼時在父母家遊觀於淇水泉源之間巧笑之瑳然佩玉之儺然其樂可想而不可復徃矣亦自克之言也卒章既言淇水滺滺而可樂以檜為楫以松為舟其遊觀之具又善今既不可復徃第當命駕出遊以輸冩心之憂爾此亦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左氏傳曰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計其年纔十五六耳驕而無禮可以想見大夫刺之亦知其資質非美不足于為君之道也惠公朔見逐與鄭昭公忽無異春秋書衛曰衛侯朔書鄭曰忽豈以惠公以年幼故恕之昭公以無謀故鄙之與

芄蘭之支童子佩觽雖則佩觽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蔓生支葉柔弱喻惠公懦而無立也觿用以解結韘用以射御皆成人之佩服也惠公年雖幼旣即位則服成人之服而其智不足以知人故曰能不我知其仁不足以長人故曰能不我甲甲為日之長故昔人以甲喻長旣服成人之服不特佩觿韘二物也容容刀也遂佩玉之璲也詩曰鞞琫容刀又曰鞙鞙佩璲惠公埀容刀佩璲於帶閒其心悸動不能自安與後之為君見郎吏而刮席者同蓋不知禮故無以

立也知禮則不驕矣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宋襄公之母即宋桓夫人衛文公之妹也生襄公而見出以其子襄公之在宋也故思而不止然則非思宋也思其子也宋襄公之為太子也嘗請立目夷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託舅為言思其母也宋襄公之母子可謂慈孝兩盡矣然婦人見出義與廟絶母既不可以歸宋而襄公終

立亦不可如衛卒皆以禮自克所以為可美也以衛宣昭之無道也而其後文公為衛之賢君許穆夫人宋桓夫人亦皆知禮能自拔於汙亂之中一洗君父之習聖人存之六經豈茍然哉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凡人之情理所不可則雖近以為遠意有所欲則雖遠以為近宋衛不為甚遠而襄公之母之思其子謂

河雖廣束葦可以杭喻宋雖遠可以跂足而望河雖廣不足以容刀舟喻宋雖遠自旦至夕時可至此所謂雖遠以為近也其思如此而終不往止乎禮義也

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杭渡也刀小船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春秋魯桓公五年秋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以其時考之疑衞宣公之詩也而所謂過時不反以其思之深知其役之久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伯叔尊稱詩人多用之如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是也

此詩婦人之尊其夫故以伯兮呼之朅武壯貌所以為邦之英傑也殳長尋有四尺在車之左故曰前驅此役之至重且勞者婦人閔其夫之勞久而不歸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婦人自謂自其夫之役于東也不復塗飾首如蓬之狀非無脂膏潘沐以夫不在無適為容也鄭是時已

從在周之東為從周王伐鄭故曰自伯之東鄭實非衛之東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婦人思行役者之在道雨則有霑濡之苦日則有暴炙之困使我之思不啻首之疾夫人之愛其身莫甚於首所謂如救頭然言莫急於此今乃甘心於首疾則視夫又甚于首矣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諼訓忘即萱也以其能忘憂故謂之諼背北堂也婦人謂已所居在堂之北故欲樹萱於彼也痗病也謂我之所思心已病矣非萱之所能忘也是詩四章皆賦也一說其雨其雨杲杲日出猶言伯且來伯且來復不來謂且雨而復晴也亦通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夫民之昏姻失時事雖多端如有狐之詩直以民之

困窮上不加恤故望以古之盛世荒政聚民之事盖荒政十曰多昬乃大司徒所掌既謂之聚萬民必有施行之條目惜乎無傳意其如後世常平貸民之法序詩者謂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詩之所謂會即禮之所謂聚此遺意之略可見者如此衛去古未遠不能潤澤而行之詩所以刺時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

憂矣之子無服

狐之為物性孤而多疑故常獨行綏綏獨行不果之貌說者以綏綏為匹行謂人不如狐也竊意詩人方刺男女之無夫家故取性孤獨行之物以為喻且淇水之有梁者淇水之可厲者及淇水之側皆狐之所甚疑而不敢渡者今獨行于彼縱使欲求其匹不可得矣以喻民之困窮者下則無裳中則無帶上則無服其貧寠至此宜乎如狐獨行不可以得妃耦也蓋

窮極之辭不敢斥言上之不恤序詩者從而發明之使誦其詩者隱然見其意於言外此序所以有功於詩也是詩三章皆上比而下賦也昔禹未娶行塗山有狐九尾人歌之曰綏綏白狐九尾龎龎則綏綏非匹行明矣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案春秋魯閔公二年書狄入衛僖公二年書城楚邱而左氏傳乃曰及狄人戰於滎澤衛人敗績遂滅衛又曰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且君死于位曰滅以衛之敗懿公死焉而宋桓公宵濟衛之遺民七百有三十人益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於漕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齊語亦曰衛人出廬于漕齊桓公城

楚邱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則左氏謂之滅衛封衛未為過也春秋尊中國故書之曰入不與夷狄之滅中國也春秋尊王命故書之曰城不與諸侯之專封也昔者衛滅邶鄘晉滅魏聖人皆存其詩且列國猶不許相吞況夷狄乎昔者葵邱之命亦曰無有封而不告且霸者猶不許擅命況王者乎聖人有興滅國之志宜不與狄人之滅衛也聖人有為東周之志宜不與齊桓之封衛也詩序既言衛為狄所滅又曰齊

桓公救而封之乃與左氏合意者春秋立一王之法故嚴於取與左氏則並紀其實或者亦出於聖人授經之意與聖人存其實於詩而嚴其辭于春秋豈茍然哉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瓜木桃木李皆果之一種而少異者形如瓜而有

鼻者謂之木瓜形員而小者謂之木桃形如瓜而無鼻者謂之木李瓊也瑤也玖也皆玉之名也瑤次于瓊玖次于瑤琚在佩玉珩璜之中衛人欲厚報齊之惠謂人以木果投我者我當以玉佩報之猶非所以為報特用此以永繼其好爾此皆物輕意重之謂也

是詩三章皆比也

詩補傳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二十九 經部

詩補傳卷六

逸齋

王

周之始盛也文王位止西伯未嘗稱王而二南之化被于天下周之既衰也平王以後雖為天子而王風之詩僅同列國此二南與王風名同為風實則不同也風之名既同於列國而加以王之一字所以尊周亦所以懷周與孔子于魯春秋書王之意一也衞有

狄人之難未幾復振周有犬戎之禍遂致陵夷王之

次衛其以此與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宫室

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序詩者道東周大夫過豐鎬故都不忍去之情狀簡

短數言發明一篇終始之義至今讀之使人流涕誰

謂詩序可無取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
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
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憂思亂於中則瞻視眩於外閔周室者黍稷莫分念
父母者莪蒿莫辨此黍離蓼莪所為作也離離垂貌
靡靡遲貌揺揺則憂心無所附著也如醉則憂心狂

惑如人之醉也如噎則憂心哽塞如人之噎也稷之苗稷之穗稷之實非必謂前後所見蓋其憂思既亂於中謂我所見宗周故都盡為禾黍豈眞黍邪抑稷之苗稷之穗稷之實邪既不能辨其為黍為稷豈復計其成之蚤晚為苗為穗為實哉於是自歎曰知我者則謂我心憂宗周不知我者謂我何所求而至此惑亂人固未必我知所恃者天知之耳彼不知者亦何人哉意謂宗周顛覆至此而不知憂亦不近於人

情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

乃以風焉
旦叻 福鳳

此詩作於大夫所謂君子者非婦人指其夫盖大夫

見時之賢者不免行役故以君子稱之亦與邦之桀

執殳前驅之意同用之非所宜也下篇君子陽陽亦

此意或謂詩不見思其危難之事竊意行役之人所

憂者死亡耳飢渴則致疾病疾病則致死亡所謂危

難即疾病死亡也卒章祝其苟無飢渴蓋思其危難所由致而風諭之使無飢渴以生患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鑿牆而棲雞曰塒雞棲于杙曰桀下來牛羊之歸也下括牛羊之聚也佸會也詩人謂君子之行役何時

可來歸何時可會合不知其期不日不月謂無日月可期也曾不如雞之棲于塒棲于桀不過日之夕而牛羊亦以此時而歸聚嘆行役者之不如也賢者有此久役何以使我勿思苟無飢渴之患亦足慰我之思矣此所謂思其危難以風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萬于〉

東周之賢者相招為祿仕雖抱關擊柝亦可為也何至如衛之仕于伶官竊意詩人據所見而言未必盡然或謂伶官人所賤無復責望若其他皆有常職未必能全身遠害此亦一說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樂下同）只且（子余下同）君子陶陶（遥）左執翿（徒刀）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陽陽容充盛貌陶陶志自得貌簧笙簧也翿舞纛也周之賢者左手執樂舞之器右手招同志之友相與

為人君房中之樂在人君遨遊之所其容充盛其志自得乃樂此不以為愧有大隱在廛市不必山林之氣象賢者之所為固未易窺也只此也且語助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古者未嘗用畿甸之民為諸侯戍守蓋諸侯有故天子當命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今平王號令不

行至不得已用畿甸守衛王室之人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所以怨其用之不以道而思還歸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記下同)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浮揚之水淺緩無力故物之輕微如束薪亦不能流喻平王威令不行不能用諸侯也楚輕於薪蒲輕於

楚以喻王益微弱不特不能令大國亦不能令小國矣申平王之母申后之家在陳鄭之南廹近于楚故戍守之也堯命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於周有甫有申有齊有許然則甫也許也與申同為姜氏亦平王之母黨也彼其之子指諸侯而言謂當戍而不往者而獨用我周人所以思之又思謂何月可以還歸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中谷有蓷吐雷下同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覲室

家相棄爾

凶年饑歲世所不免為夫婦者正當同患難遽至相棄由其夫婦之義日以衰薄而致然也詩人以為風俗衰薄其來有自未可遽望其善特閔之而已

中谷有蓷暵呼但反下同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下同離嘅其歎矣嘅其歎土丹反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口愛反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蓷益母也暵燥也蓷生于中谷宜其耐旱今始而燥

其生於乾土者中而燥其已長茂者卒而雖生於早

濕者亦燥矣其物性脆弱故無有得免者以喻夫婦

已自衰薄故遭歉歲其始也則困窶無以自存者仳

離矣暵其乾之喻也其中也則强壯可以自營者亦

仳離矣暵其脩之喻也其卒也則雖粗有生理者亦

仳離矣暵其濕之喻也困窶者相棄則為之歎息謂

所遇之艱難尚冀其悔也强壯者相棄則為之悲歗

謂其所遇之不淑尚亦冀其悔也至粗有生理者相棄而不顧則衰薄尤甚矣弟當為之再三啜泣不復冀其悔也以脆弱之物喻衰薄之俗盖有深意使堅强之物雖遇旱暵未至俱燥使忠厚之俗雖遇凶歉未至相棄詩人可謂長於譬喻也仳別也歗長吟也歗甚於歎泣甚於歗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佩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隱三年左氏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故周鄭交質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桓五年王奪鄭伯政此桓王失信之實也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此諸侯背判之實也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此王師傷敗之實也故君子不樂其生作兔爰之詩言閔周者謂事至此無可為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力文尚寐無吪五戈有兔爰爰雉離于罦孚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古孝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昌鍾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兔狡而難取以喻背叛之諸侯雉介而易斃周之君子自喻也羅罦罿皆網之異名兔則爰爰而自得雉則憂網羅之多故不樂其生者自比於雉也周之君

子既不樂生于是嘆曰我生之初時未亂離也尚無有為此者無有造此者無有用此者乃我生之後罹此憂凶不忍見之苐欲寐而無所動無所寤無所聞也爰爰緩也吪動也覺寤也聰聞也庸用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葛藟力軌下同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九族有二說自高祖及玄孫一說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亦一說也是詩刺平王指言父母兄弟疑非

為異姓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呼五 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俟 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春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又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蓋此物當依木以生今乃在河之滸之涘之漘則非其地失其所矣詩人自喻王不能親睦是失所依也

滸涘漘皆水涯也詩人三言終遠兄弟必王之兄弟中尊者所作也説者謂王忘已之父母兄弟以他人為父為母為昆殆非詩人之本意豈有王之兄弟敢如此指斥且以他人為父母以他人為兄之言不可以訓竊意詩人正謂王宜親兄弟今乃終遠我兄弟則是王不念我兄弟本是同父母所生我且為王之昆既終遠之全無親睦之意王之視父母兄與他人之父母兄等爾猶言視如路人責王之意深矣莫我

顧謂不復顧我也莫我有謂不復有我也莫我聞謂不復相聞也所謂棄其九族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采葛懼讒也

懼讒之詩鄭氏以一日不見之語謂人臣因出使而懼讒不為無理盖古之忠臣一日不在朝廷則讒言遂入其事多矣鄭氏之説不可廢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

三秋兮彼采艾蓋五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采葛采蕭采艾皆積少以成多讒人之言亦必積毀而後信賢者一日去國則讒言遂興此詩人之所甚懼以一日為三月三秋三歲之久東周王者聞此言而不悟此君子所以為全身之謀不暇為國計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一說汲黯不願之郡疑張湯也京房不敢離左右疑石顯也詩人懼人之讒至不敢去朝廷故以一日不見君為三歲亦通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據詩所陳當禮義陵遲之時男女淫奔由無所忌憚而然詩人因言古之大夫能聽男女之訟與行露美召伯之意略同然行露言不能此詩言不敢其息訟雖同而所以息者有異曰不能者德明惟明也曰不敢者德威惟畏也明與威皆出于德其可美均也

大車檻檻毳尺銳下同衣如菼他覽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

哼哼他敦毳衣如璊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古之大夫所乘之大車其動則檻檻有聲可懼其行則哼哼如氣之出所服之毳衣如菼之青謂如騅之色也如璊之赬謂如玉之色也人見其車服已知畏之不敢為淫奔之行非有德以稱其車服何以得人心如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古了

民既不敢犯不止一時也盖將終身焉于是自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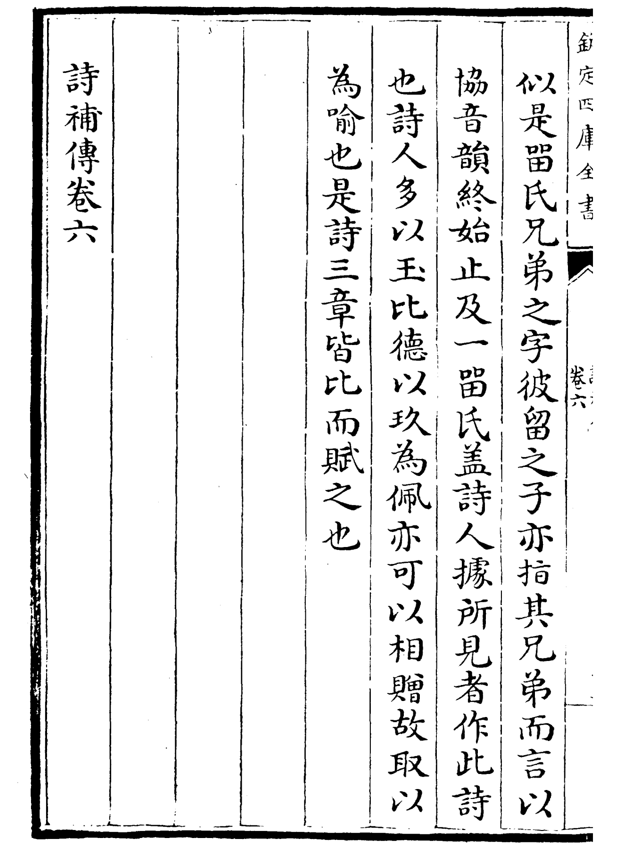
情曰生固不得相奔同室而處死茍幸得同穴而葬足矣又指皦日為誓謂決不犯禮而相奔也葢古者大夫之德能使人之不犯而不能使人之無情同穴以示其相慕之情皦日以為其不犯之信葢與漢廣之詩游女雖不可求欲秣其駒馬之意相近豈非文王之化及於後者猶如此乎是詩三章皆賦也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莊王不明賢人放逐以見用舍不當於人心一時廢棄而去者國人反思之異乎國人皆曰不可者矣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丘中以喻國家麻也麥也李也皆可食之物喻國家之禄也彼無罪而去如留氏之賢者望其施施舒行而來食君之禄且有美德如玉以及我也子嗟子國



似是畱氏兄弟之字彼留之子亦指其兄弟而言以協音韻終始止及一畱氏盖詩人據所見者作此詩也詩人多以玉比德以玖為佩亦可以相贈故取以為喻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六

詩補傳卷七

逸齋

鄭

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後為幽王大司徒犬戎之禍桓公死之子武公掘突繼為司徒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十邑之地然則武公父子可謂善於其職有功於周故以鄭次王惜乎其不能復周東轍為可恨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鄭武公父子所以能入則世為卿士出則長享國祚豈無自而然哉周之國人以為善於其職宜在此位故作緇衣之詩以美之序詩者發明其意以武公之德所以能有其國者由善善之功也孔子所謂好賢如緇衣謂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說者求善善之說而不得遂疑詩序以明有國善善之功之說為非詩

意蓋考之未精爾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卿士之朝服也武公有德以稱是服故一章言其稱敝則欲更為二章言其美敝則欲更造三章言其安敝則欲更作蓆取枕席之義謂其安舒而無患

也此所謂善於其職國人宜之也適子之館者謂武公入為卿士授館于王室也還予授子之粲者謂武公既適卿士之館而好賢之意不倦還以所得王之廩粟授之賢者猶後世開東閣延賢人指言粲者謂有食客也在館能爾則在國可知此所謂以明有國善善之功也善善猶言賢賢以此求詩正與序合是詩三章皆賦也一說詩人多以衣服新美為粲如三英粲兮粲粲衣服是也謂國人喜武公之善其職欲

其久於位故緇衣之敝則為之改製適卿士之館則以授之使粲然一新亦通似不若前説尤見善善之功

將七羊下同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升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側界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鄭莊公克段之事論者多過其實非聖人以恕待人之意獨將仲子之序與左氏合信乎詩序經聖人之手而左氏之好惡果與聖人同也左氏稱姜氏愛共

叔段請京使居之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卒成叔段之惡以致死亡所謂不勝其母而害其弟也段既失道莊公爲兄當制其初乃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是莊公以路人視其弟豈得爲賢父兄哉左氏曰書鄭伯譏失教也所謂弟叔失道而公弗制也祭仲始言都城過百雉爲國之害卒言不如早爲之所毋使滋蔓公皆不能用所謂祭仲諫而公弗聽也初不忍遠其母制其弟末乃伐弟誓母幾

滅天理所謂小不忍以致大亂也以是數端責鄭伯夫亦何辭安所逃罪彼穀梁乃謂何甚乎鄭伯甚鄭伯處心積慮成于殺也公羊乃謂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使莊公能思慮亦當知飾詞以自解今乃直謂焉辟害又謂必自斃又謂厚將崩覵其發言似愚俗之人無所隱情亦足以見其城府之不深矣使其果處心積慮成于殺弟果以母欲立之而已欲殺之則春秋當深貶之豈得猶

稱鄭伯而詩序豈得謂之小不忍由是言之莊公亦不得為大惡特以庸暗無識不能權利害之輕重舉措乖違故聖人以恕待之不然則一聞考叔之對遽能改過惡人安能爾耶然人患不知過知則當即改乃猶告之悔似悔前日之舉以為今無可奈何者此焉辟害必自斃厚將崩之一律也考叔為闕地及泉之説姑隨其資識而開道之故少迂緩有所不暇恤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是詩三章始終皆小不忍之說盖譏其失而刺之也將請也仲子祭仲也杞也桑也檀也皆近居之木也謂莊公始視其弟如所居之里牆園間之木而祭仲

請蚤除之是入我里欲伐我木也牆園亦然仲子之言雖可懷而我父母諸兄與人之多言皆可畏所以不忍蚤除而致大亂也誦將仲子之詩莊公胸臆之淺陋可以想見要之非眞惡人之胷臆也就使莊公其初專於殺弟而詩人乃曲為莊公設此矯飾之詞則此詩可刪去矣聖人存之正以詩人刺莊公苐知小不忍而不知致大亂故以是垂戒於萬世與左傳所謂譏失教之意同此所謂恕以待人也是詩三章

皆比而賦之也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於京繕市戰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悅而歸之

自古小人為惡亦必行小惠善矯飾以要民譽然後能惑衆為亂如齊之田氏民愛之如父母如安祿山史思明范陽之人謂之二聖之類是也此詩與晉揚之水沃盛强國人將叛而歸沃之意同然此詩謂叔叚為仁且武豈眞仁且武哉揚之水謂沃為君子豈

眞君子哉皆一時愚俗為小人所欺至形之歌詠孔子删詩何取焉盖聖人之存二詩以戒後之人君謹于其初勿使小人得志不幸有如京沃亦當防閑于蚤無俾寖大以成難圖之勢此聖人録詩之意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蘇尊下同)美且仁

叔于狩(手又)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田取禽也冬獵曰狩郊外曰野詩人夸美叔段謂一

出田獵于郊外里巷之間無有如叚之美且仁謂其威儀也無有飲酒如叚之美且好謂其燕樂也無有服馬如叚之美且武謂其善御也叚之處京繕甲治兵豈為田獵而國人說之如此能無後患乎莊公尚不知悟葢亦無以為策其愚誠可刺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兩叔于田皆作于一時加大字以別之非誤也是詩

皆美叚之多才好勇序詩者以不義而得衆發之意謂雖不義之人多才好勇亦可欺衆而得民奈何莊公但執必自斃之説不蚤為之所然莊公之言亦幸而中爾理有不可恃者萬一不中莊公其危哉況侯其既亂而能取之孰若制之於未亂之為善聖人存將仲子兩叔于田之詩使後世不幸有此當以莊公為戒此三詩所以皆刺莊公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下同

火烈具舉襢（袒）裼（素歷）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叔無狃（女九）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郎）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記下同）又良御忌抑磬控（口貢）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氷）忌抑鬯（勑亮）弓忌

乘馬所乘之四馬也乘黃四馬皆黃也乘鴇四馬皆驪白雜毛也執轡如組謂善御如織組所以驂之與服皆中節如舞蹈也兩服上襄謂服馬皆上駕之良

馬所以兩驂皆次序如鴈行也兩服齊首謂服馬首齊如一所以兩驂皆如左右手之相應也此皆盛言其乘馬之善以見其衆之恱之也藪田獵之所火烈謂烈而焚之也具衆具揚具阜此言其得衆而助之者盛也襢裼肉袒也暴虎徒手而搏之也獻于公所所得虎獻于公以夸其勇也狃習也此言其好勇衆人愛之戒其無習此恐其傷也忌助語也抑發語也騁馬曰磬謂使之曲折如磬也止馬曰控謂有所控

制不逸也發矢曰縱謂舍矢之疾也從禽曰送謂命中如送也慢緩也罕希也掤所以覆矢鬯所以弢弓此言多才射御俱善田事既畢行馬遲而發矢希弢弓覆矢無一不善也于田獵一事見其得衆已如此莊公奈何不憂之邪是詩三章皆賦也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呼報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烏路下同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子匠兵而禦魚呂狄于竟陳其師旅翱五羔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

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國風有反其辭以諷刺者如衛女相俟于城隅詩人以静女目之高克好利不顧其君詩人以清人目之静者甚言其非静清者甚言其非清亦變風譎諫之義後世指人之不廉者曰伯夷不孝者曰虞舜亦此類也說者謂清為鄭之邑名而在彭在消在軸又以為地名夫地名重複在在有之固不可考邑名則傳

記可案清既非河上之邑就使高克嘗為清邑之大夫亦不可謂之清人子游為武城宰謂之武城人可乎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補彭二矛重莫侯直龍英河上乎翺翔下同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清人在軸逐駟介陶陶徒報左旋右抽勑由中軍作好呼報

彭也消也軸也乃克所帥衆之地駟介四馬之被甲者也旁旁不息貌麃麃武健貌陶陶自適貌二矛酋

矛夷矛也重英謂重以朱絲為英飾也重喬謂累飾
喬然而高也左旋右抽謂左旋其騆右抽其兵師之
出處當嚴其期今乃翱翔之久不思班師師之屯次
當謹其備今乃逍遥自適同于兒戲佳兵者不祥之
器今乃左旋右抽以軍作好不敗何待高克既進之
不以禮文公又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職此之由公
子素作此詩專論高克不敢及文公故序詩者發之
春秋書鄭棄其師則文公之過著矣此詩之序與左

氏合無足疑者獨謂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詩無見焉豈以好利故能以賂求進用歟是詩三章皆賦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福鳳)其朝焉

羔裘刺朝故取古君子為言而諷當時在朝之臣不能然也

羔裘如濡(儒)洵直且侯彼其(記下同)之子舍(赦)命不渝(以朱)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

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羔裘大夫之服也洵信也侯美也英飾也羔羊之詩言素絲五紽五緎五總三者皆裘之英飾故曰三英洵直且侯謂服是服者信而能直足以為臣之美所以稱其濡澤之美也人臣惟信而直乃能處君命而不變故曰舍命不渝孔武有力謂服是服者強而有力可任臣之事所以稱其豹飾之有力也夫人臣惟強而有力乃能主國是而不摇故曰邦之司直三英

絭兮謂服是服者有德之可觀所以稱其三英之絭也人臣惟有德可觀乃能爲邦家之彥士故曰邦之彥兮大槩詩之所刺指在位不稱其服此羔羊之反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鄭莊公失道君子舍之而去盖出於不得已詩人思念君子而望其留爲國計忠厚之意見之終篇誠爲懇切也

遵大路兮摻所覽下同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市坎下同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䰩醜兮不寁好也

摻攬也袪袂也寁速也詩人謂君子何忍舍吾君遵大路而去我欲攬其袪而留之君子勿以我為可惡不敢速忘故舊之情也我欲執其手而留之君子勿以我為可醜不敢速忘昔日之好也既欲攬其袪又欲執其手以見為王留行之意甚堅既陳故舊之情復陳昔日之好以見詩人述巳之私情期君子之必

聽非愛君憂國者安得此言哉是詩二章皆賦也

女曰雞鳴刺不說悅下同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是詩所陳古之民俗能說德而非好色盖譏當時風俗之不然由上之人無以善之不曰刺時不曰刺其上亦譎諫之義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

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明星啓明也詩曰東有啓明弋繳射也孟子曰思援弓繳而射之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古者無故不去琴瑟雜佩或謂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或謂觿燧箴管帉帨凡可佩之物是詩既為民俗而作佩玉非民間所當有當以

後説爲是詩人言古之夫婦相與昧旦夙興非直爲一時之遊觀也盖將治弋射加諸鳬鴈取其物和以滋味之宜爲酒食以相樂終老無棄背御琴瑟以相友靜好而無乖爭鄰里往來禮順而相好又能備遺問之物以相報施古之民俗如此豈有不説德而好色之事哉是詩三章皆賦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

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鄭忽辭昏之言未為失也君子固許其善自為謀卒之所以自謀者無間焉故詩人閔其當立無助咎其辭昏蓋專為無助而設謂其既終不能自謀不若初無辭昏猶有大國之助耳此詩人之本意也有功於齊即左氏傳桓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其事也忽辭昏者再詩請妻者文姜也此詩序言有功於齊

齊侯請妻之是再請妻者明矣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七羊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同車同行親迎之禮也舜華舜英德之見於容也瓊琚將將德之稱其服也洵美且都信美而且閑雅也德音不忘美名之不可忘也詩人之言如此非賢女不足以當之葢指忽再辭昏之齊女也舜木槿也將

將佩玉聲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君道非他能辨君子小人而已鄭忽闇於知人所美

者非美故詩人刺之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山有橋松

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扶蘇小木也荷華扶渠也橋松大木也游龍紅草也

在山則扶蘇之與橋松在隰則荷華之與游龍孰為

美孰為非美宜若易辨也今所用之人乃狂狡之童而子都子充之美乃不見用則美惡倒置矣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注云子都古之姣好者也

蘀他落下同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昌亮下同而和朝卧下同也

君令而臣聽猶倡而必和乃理之常也今忽既弱矣故強臣恣横不復俟上之令而自為猶不倡而和也其悖理甚矣詩人刺忽失為君之道以致此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匹遥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遥女

忽既不能出令而強臣自恣故詩人以風喻令以蘀喻臣謂殞蘀為風所吹猶人臣必從上之令今叔兮伯兮指強臣而言乃反先倡爲君者特和之耳漂亦吹也要成也謂強臣反先倡而爲君特受成爾後篇權臣擅命指祭仲意此篇亦指祭仲也是詩二章皆比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狡童指祭仲詩所以刺忽者謂忽不能與賢人圖事惟權臣之為聽所以擅命而不可制也祭仲得專廢立非權臣而何説者以狡童為指忽非詩人之本意山有扶蘇既指所美非美者為狡童不當又指其君為狡童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詩人謂忽不自為政祭仲既得以專之矣彼祭仲之狡雖不與我言我則不忍忌君以忽之故憂之而不能餐也彼祭仲之狡雖不與我食我則不忍忌君以忽之故憂之而不能息也大概謂祭仲狂狡自專不復取謀於我不復以禮待我而我之憂國愛君自不能忘爾彼祭仲者賤之也子忽者親之也詩人親之如此而謂指君為狡童可乎是詩二章皆賦也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資利）

詩人以怨為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諸篇雖刺之而愛怨之意甚惓惓也怨已為君不謂之君而謂之怨詩人無是言也獨序詩者指其名有合於春秋書忽之意春秋孔子作也詩孔子刪也宜無異詞然孔子既知忽之立也正國人愛之如此而春秋不書為君刪詩存刺忽之語何也蓋春秋立一王之法褒貶之嚴不苟於一字忽既爲君矣而失為君之道見逐于權臣一予一奪惟命是聽故書忽以貶之不與其

為君以示萬世之戒是以於删詩筆削之際亦謂之忽也嗚呼愛忽者國人之情書忽者聖人之法道並行而不相悖何疑之有褰裳之序不謂之刺忽獨曰思見正聖人特存之以明忽之立也正忽既正矣則不正之罪有所歸矣詩人思大國之正已謂正忽也詩人閔忽無大國之助故思之説者謂狂童為指哭與忽亦非也既欲見正又併譏之豈理也哉然則狂童亦指祭仲之徒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忽之與突更入迭出皆祭仲之徒爲之故國人思得大國仗義以定其邪正庶幾爭可息而亂可定也子惠思我者謂大國茍能惠然肯來思我國之亂當褰裳涉溱洧而至非甚難也溱洧未必褰裳可涉詩人此言欲其急于拯亂爾大國不我思豈無他國可告

顧狂童之狂恣他國豈能正之非大國不可也定亂必用師旅曰他人曰他士指國人士卒而言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丰芳凶下同刺亂也昬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胡卧男行而女不隨

說是詩者皆以陽倡陰不和男行女不隨專罪女子謂其始也男子求昬女乃不往後既失身始知追悔此特一偏之說也蓋是詩本於昬姻之道缺故有倡

而不和行而不隨之事夫禮之不行道之所以缺也

男子求昏既無其禮豈得專罪女子哉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

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

與行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豐也昌盛也錦褧喻男女之相配叔伯人之尊稱

詩人謂求昏之男子雖貌之豐容之盛而不能備禮

親迎乃俟之于巷俟之于堂以致女不肯送不肯將

將迎也既而他有所適非其配耦意殊歉然乃怨而自悔遂以叔伯尊稱呼前日求昏之男子而謂之曰衣用錦則有褧為中衣裳用錦則加褧焉衣裳尚貴乎相副以況男女當貴乎禮之相稱使女前日能乘車而來親迎御輪三周則我當與汝同車行而歸汝矣先言衣裳後言裳衣用以恊韻其義一也女子此言雖非正理然其過始于男不親迎以至于此使昏姻之道不缺而親迎之禮行則無是悔矣不然何以

爲刺亂蓋昬姻之道既缺亂之所由起也今人閭巷閭尚呼男子之稍尊者為叔伯叔伯疑本於此是詩四章上二章賦也下二章比而賦之也

東門之墠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是詩所刺以男子俱不由禮而相奔誘故謂之亂然國人以奔為恥作詩刺之而以人甚遠不我即爲言亦以見先王之澤在人心者未泯故雖刺其亂不忍指其實此聖人之所取也

東門之墠茹藘於力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茹藘茅蒐也可以染絳栗木果也可為女贄詩人意不在是特據所見而言爾東門城之東門也墠門外所除之地也阪又在墠外陂陀不平之處可以蓺茹藘者也栗林亦在東門之外其下可容人列屋而居者也夫相奔之人必期於幽遠之地茹藘之阪言其遠也栗林之室言其幽也始期于茹藘之阪雖望其

室爲甚邇柰其人則尚相遠言未親也終期于栗林之室雖履其室而思之柰其人不相即言未就也刺其相奔之情而謂邇其室而未親履其室而未就盖止乎禮義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歲寒而後知松柏疾風而後知勁草遭亂世而不改其度君子人也故詩人思之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

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勑留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雖淒淒寒涼而雞鳴喈喈而衆風雨雖瀟瀟有聲而雞鳴膠膠而不變風雨雖如晦而昏而雞鳴不以昏而遂止所謂不改其度也詩人思之其未見也則心既危而病且憂其既見也則心平夷如瘳而喜矣雞禽之有德者而鳴必以時為德之信不惟人無信不立雞之德亦以信為主故詩人有取焉瘳愈也

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子衿 金 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學校雖廢而學者相與切磋之意未嘗廢也故此詩終始皆學者思遊從之樂世亂如此而道義不忘誰謂人之性惡哉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他羔兮達他末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禮父母在衣純以青衿佩以青學子之服也詩人思其人而不得見至思其衿佩思之至也學校既廢有挑達而在城闕者謂往來遨遊於城闕之間也一曰挑輕躍達放恣貌詩人謂不見其衿佩使我悠悠而長思縱我不能往爾寧能不續音問乎寧忍不一來顧我乎我思之至以近為遠一日如三月也學子往來於城闕思之者不可得見以明學校不脩學子既無所歸宿故亦無相見之所此之謂學校廢是詩三

章皆賦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爲此詩者其鄭國之賢與一薛居州不能使宋王之善以左右前後皆非薛居州也忽無忠臣良士獨有爲此詩者之賢不能有益于忽故曰閔無臣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居望)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

人之言人實不信

浮揚之水淺緩無力故物之微如一束之楚一束之薪尚不能流之使去況其大者乎以喻忽之微弱無忠臣良士之助宜其不能出令而為君也謂忽無親臣矣親莫親於兄弟今既爭立而交相為瘉是終鮮兄弟也維予與女維予二人謂維我有愛君之心不敢為欺君之言若他人之言皆無可信者皆欲誑君以自便爾申言人實不信深戒其無輕聽也是詩二

章皆比而賦之也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公子五爭者謂祭仲立突而忽奔衛一也突使雍糾殺祭仲弗克突奔蔡忽復歸二也高渠彌殺忽而立公子亹三也齊人殺子亹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四也傅瑕殺子儀而立突五也首尾二十年兵革不息所以致亂男女相棄室家不保此其所以謂之閔亂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巨基巾聊樂我員云出其闉因闍都有女如荼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餘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謂人民之思保其室家者因出城之東門及曲城之臺見女子紛然離散如雲之無定止如荼之麗而宻宜其可慕而恍然我之所思不在于是乃欲自保其室家爾白色之縞衣蒼色之綦巾茹藘所染之服乃我室家所服者自足相娛樂非有慕乎其外當亂世

民人之言能如此可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闉曲城也闍城臺也且𦤺通用存在也且徃也謂在者徃者皆非所思也貟與云通語助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野有蔓萬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是詩之思遇時乃思不期而會遇聖人何取焉盖鄭以五爭之故兵革不息者二十年故民罹其害昏姻

失時為人上者倘能用古者荒政聚民多昏之意會男女無夫家者以育人民則下不至於思不期而會遇矣今既不能然是君之澤不下流與衛有狐同為可刺故存之為後世之鑒以明民之思亂由上之不恤故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徒端）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言草之不可使滋蔓猶惡之不可滋長也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言露之濡猶非禮之汚也是詩男女思不期而會此風不可長猶草之不可滋蔓且其犯非禮如多露之濡也故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零露瀼瀼清揚眉目之間婉美也夫男女相悅由其顔色之美故反復言清揚之婉邂逅相遇所謂思不期而會也不期而會雖可以適一時之願孰若俟禮為俱善卒章言與子偕臧欲其俟禮而俱

善也詩止乎禮義故卒章反正不敢斥其君厚之至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列國之風惟鄭衛淫亂為甚衛之亂由於上之化鄭之亂由於兵之故詩之所刺者備矣後之論鄭衛者于衛則謂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于鄭亦謂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是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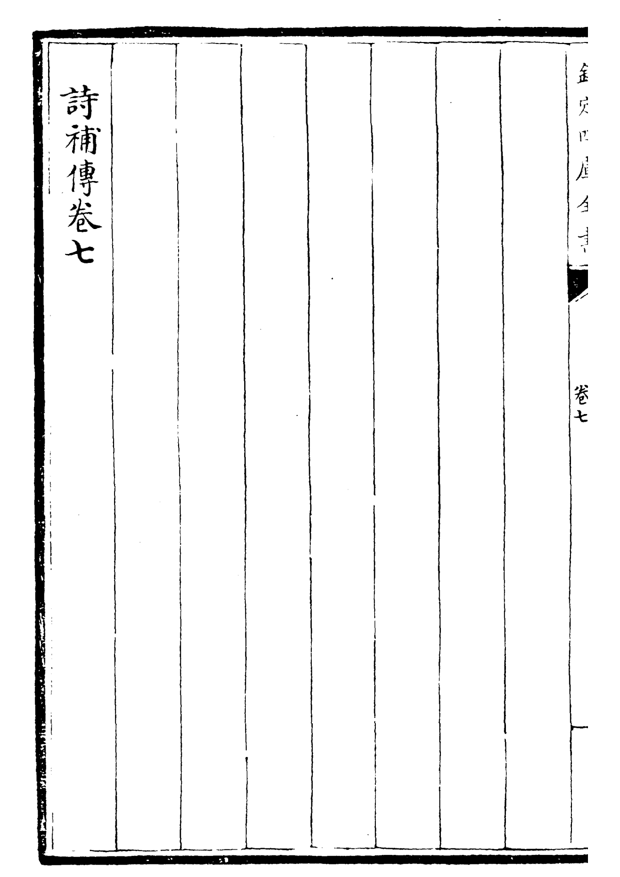
不深攷詩所刺之由而歸咎于風土爾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三詩之序皆明言男女或相棄或失時由于兵革而溱洧謂莫之能救然則欲救鄭之亂者當以偃兵息民為先不可誣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蕳（古顔）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下同）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況于下同）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時灼下同）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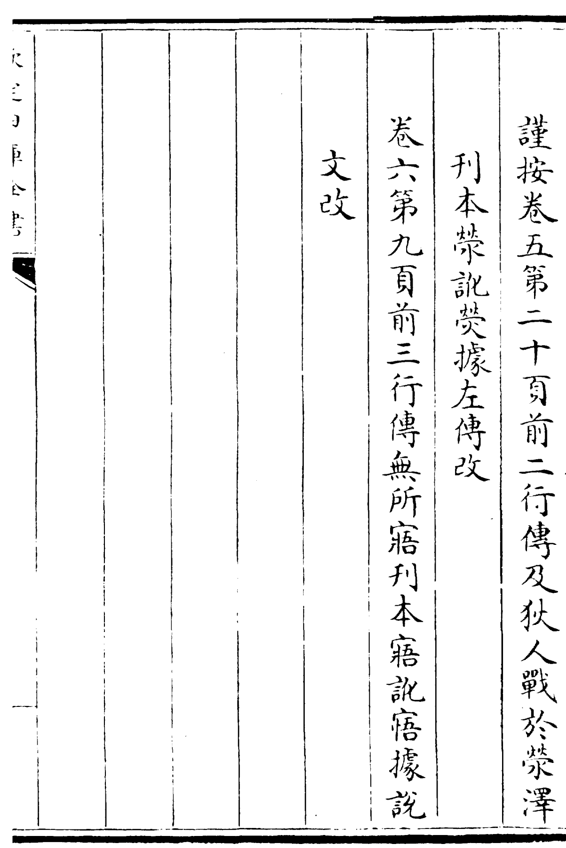
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溱洧鄭水名也渙渙春水盛也蕑蘭也勺藥香草也洵信也訏大也瀏水深也殷人盛也相與將同猶言相將也鄭之國俗以三月溱洧水盛流深之時秉蘭以祓除不祥何尤之有以其淫風既行故男女殷盛乘此出遊為相誘之計女始謂士曰往觀乎士曰既往矣于是又從而誘之以溱洧之上為未足孰若觀乎洧之外信大而且樂也與期於幽遠之意同二章

之終皆言贈之以勺藥或曰相謔或曰將謔蓋今人言相將皆欲為而未為者也詩人終約以禮故贈以勺藥寓相謔之意未至於亂也宋玉好色賦曰目欲其顔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玉所謂揚詩者蓋溱洧之類誠得詩人之意也或曰韓詩以勺藥為離草又崔豹古今注牛亨問仲舒為勺藥名可離故相别以贈之竊謂既贈以離草明不相親正所謂終不過差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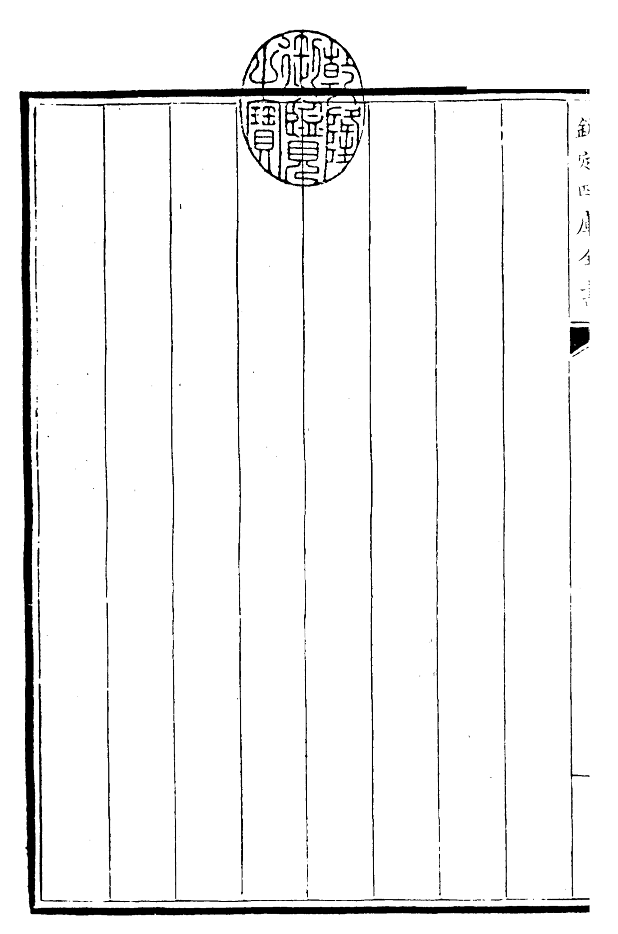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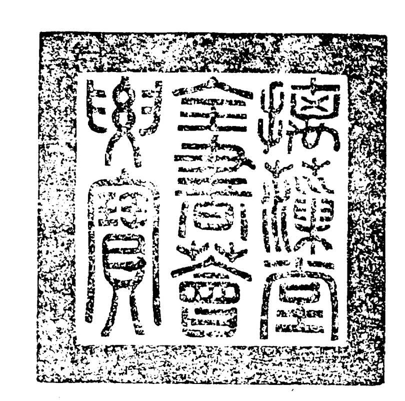
詩補傳卷七



謹按卷五第二十頁前二行傳及狄人戰於滎澤刊本滎訛熒據左傳改

卷六第九頁前三行傳無所寤刊本寤訛㝪據說文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李華文